一棵玉米

——致父亲

□ 刘厚珉

你不是一座大山
因为你没有坚挺的脊梁
你不是一片大海
因为你没有宽阔的胸膛
你就是一棵庄稼
却非高粱
因为你不具立地顶天的高昂
又非红薯
因为你不具攀炎附势的茎秧
你就是一棵玉米
茫茫沃壤
你几乎和草芥同行
你丰收的身价如此低廉
以至于被堆弃在道旁房前
重经风雨雪霜
粒子更加硬实光亮
……

你终生别无所依
仅需把你生命的希望掩埋在焦渴的土壤
仅仅数日
你就扎根 顶芽 拔节 抽穗 结穗 灌浆
你没有高粱的风雅
飘逸修长的身姿引得鸟儿献媚
你没有红薯的张扬
拱裂地皮的笑脸索得农人赞赏
你就是一棵玉米
仅仅具备庄稼的朴实担当
用短暂的一生
充实了一个时令的空档
……

长河浪花

与父同眠

□ 李同书

也许是家里独子的缘故,父亲从小到大一直把我当成他的掌上明珠。直到小学毕业,他仍然不放心我一个人睡觉。记忆中父亲总是先把被窝暖热,然后掀开被角,让我赤条条钻进被窝。父亲的胸怀温暖而柔软,汗渣和烟草的混合气息甚至让我陶醉。躺在父亲怀里,我找到了家的感觉,用不了多久就进入了梦乡。

记得上初中离家的那天晚上,父亲天傍黑赶到了学校,他背着一床褥子,风尘仆仆找到我的寝室, 把带来的褥子铺在床上,弯下腰用手摁了摁,说,天冷了,褥子薄,铺上两床,就好多了。你铺啥? 我记得家里只有一床褥子了。父亲一边帮我收拾床铺,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我一个大人,好对付。后来回家我才知道,父亲从那以后都是穿着衣服睡觉,再没铺过褥子。临走,他不时嘱咐我睡觉要注意的事项,如果不是同寝室的室友笑话我们,父亲怕要守着我一直到天亮。

初中毕业,我又到县城读高中,后来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娶妻生子,离家的日子和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渺如星辰,父子之间好像产生了一种隔阂,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咫尺之间的亲近感了。

电话里,父亲总是用一种客套陌生的口气跟我说话, 那种语气是我记忆中不曾有过的, 似乎带着更多的平静和无奈。那时候, 我总是把父亲许多安慰的话语当成老人特有的絮叨, 实际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病魔缠身,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他让母亲一直瞒着我。这期间,我偶尔回去一两次。每次,父亲都让母亲拉着板车到村口去接我,看着我风尘仆仆的疲惫样子,父亲很是心疼。他坐在院子一角,从上到下,默默地打量我,眼神里包含着一种复杂的柔软。每天晚上,父亲总是看着我睡着,才放心地回屋睡觉。在家里那几天,我几乎给父亲造成一种负担。直到假期已满,我收拾行囊要回去, 父亲才好像如释重负地送我走出村庄。看着夕阳下父亲佝偻的影子,我突然觉得悲哀而颤栗,距离家乡和父亲,我的心距越来越远了, 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这样客套而疏远?

曾几何时,父亲一个人柱着拐杖走到村头,默默地看着远方,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在祈盼我的回归,抑或被病痛折磨,无意识地排解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一次次眯起眼睛向远方张望,那凄迷的眼神泪光粼粼,无数次的祈盼,无数次的失望……后来父亲就蹲在地上,像一块坚硬孤独的石头。直到太阳落山, 他才在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慢慢地走回村里。

后来,父亲病入膏肓,再也无力走出村庄放眼我的归来,才允许母亲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病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竟然不相信父亲已经病倒。等我忙完工作回到家,父亲已经下不来床了。我跪在父亲床前,泣不成声。所有的悲愤和懊恼像山一样涌向我的心间。我无法原谅自己的不孝和无情。无助与忏悔,绝望与恐惧,我的心被锋利的尖刀一层层拨开,刻骨铭心的痛,使我在父亲面前,长跪不起。

那天晚上,我把妻儿抛在东厢房,执意睡在父亲身边。父亲忍着剧痛一定要坐起来跟我说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苍白瘦削的脸颊挂着一抹兴奋的潮红。后来父亲催促我去回房睡觉,我说,不,我就挨着你睡。小时候你搂着我,今晚就让我搂你一回吧。

窗外一片漆黑,风不时打着口哨从房前抹过,我像小时候一样脱了个精光,赤条条钻进父亲的被窝。父亲的身体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结实和柔软,粗糙的皮肤和肋骨已经没有了弹性。我紧紧地抱着父亲,无语凝噎。那天夜里,我睁着眼睛,一直盯着一片月光把树枝婆娑的影子投在窗纸上,父亲的疼痛暂时平息下来,一动不动躺在我的怀里,我甚至听到他低微的心跳,窗纸上的那片树影斑驳乖戾,像我的某个一闪而过的心绪,而此时,我已经泪水满面,愧疚难当。平时,常说“子欲养而亲不待”, 可是在纷杂的世事面前, 我却一直把利益和前途看的那么重要。下半夜的时候,月亮没有了,风越刮越大,房顶上,像沙场大点兵,父亲下意识地把我搂紧了,像有谁要把我抢走似的,他双手扣得很紧,很紧。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竟是我跟父亲的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 回到单位没几天,父亲就去世了。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我正在出差的路上。站在异乡陌生的土地上,面对家乡的方向,我长跪不起,泪水横流,我知道,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弥补对父亲的亏欠之情了。

最最难忘

我与父亲的距离

□ 汪永丽

吃饭的时候, 给父亲打电话时才发现,他的手机就放在茶几上。我一下就傻眼了, 平时习惯了要找父亲就打电话,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时,母亲在一旁说:“你啊,成天就守着电脑,说什么里电脑是万能的东西,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可你的电脑不知道你爸每天这个时候都要去张大爷家下棋吧?”

我突然间羞愧不已。

电脑网络的出现和普及,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再不用费时费力地陪父母上街, 这家店那家店地选购需要的物品,只需键盘轻轻一点,他们想要的东西便会有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亲自上门送到他们的手中,而且比街上买的要便宜得多。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很多家购物网站的网址, 以及十多家快递公司的门牌号码和联系电话, 可我却不知道最疼爱我的父亲每天都会去哪里。

我飞奔出门, 在张大爷家找到了父亲,我说:“爸,我来接你回家吃饭。”父亲疑惑地看着我,说:“接我吃饭?张大爷不是外人,有话你就直说吧。”我无语, 泪差点就掉了下来。见我的模样,父亲更是担心家里有什么事,起身就往家赶。

看着父亲蹒跚的步伐, 我心痛地发现, 无限宽广的网络把我变成了一只离巢的鸟儿,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建了自己的窝, 让原本同一屋檐下生活的我与父亲,咫尺天涯一般。

小小说

父亲是手举相机的那个人

□ 化君

整理衣柜的时候,她看见那本巴掌大的影集。她几乎把它忘记了。

她打开影集,坐在床沿儿上,一页页翻看起来。儿子走过来,看着她专注而陶醉的样子,好奇着凑过去。看到影集里的照片, 儿子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伸手拿过她手里的影集,快速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儿子奇怪地说,怎么都是您和姥姥的,姥爷呢?

她一愣,然后笑着说,他举着相机给我和姥姥照相啊。儿子把影集还给她就走了,她心里却不平静起来。她开始在脑海里打捞有关父亲的记忆。

她五岁那年, 父亲从部队复员回家。那是她第一次见他。当时,她正在胡同里和小伙伴儿翻花绳,父亲和母亲肩并肩走过来。父亲伸出手来就要抱她。她连忙躲到母亲身后,小声问,他是谁?母亲说,快叫爸爸。父亲却说,不急,慢慢来。

她十岁那年, 跟母亲去二十多里以外的镇上赶集。母亲骑一辆自行车,她坐在后座上。回来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母亲往四周看了看, 发现路边有个破厂房,便领着她走进去避雨。雨越下越大。望着泥泞不堪的土路, 她和母亲又急又怕。不大会儿,父亲突然出现在面前,他把手里的两个雨披分别给她和母亲穿上,说了句“走着回去吧”,然后扛起自行车就冲进雨里。

她上大学那年,她让母亲送她。父亲说他也去。说完,提起行李就往外走。父亲跑东跑西为她办理完入学手续, 带她和母亲去饭店吃饭, 点了她和母亲爱吃的菜。吃完了饭,父亲接着带她们去公园玩儿。当他拿出相机要给她和母亲拍照时,她小声问母亲,他有相机? 母亲说,相机是他用戒烟的钱买的。母亲还说,父亲说回去后就把那份不景气的工作辞了,然后出去打工, 好让她在大学里生活得好一点儿。父亲举着相机,给她和母亲拍了一张又一张。从公园出来的时候,走到最后一道门口, 他突然把母亲叫住并把手里的相机递给母亲, 给母亲讲了一些拍摄的要领后,他就走到她身边,让母亲给他俩拍张合影。母亲拍了好几次,没拍成。他往四周望了望,然后摆手招呼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让他帮忙给拍一张。他才站到她身边,一滴雨点突然落到她脸上。她说了句“下雨了”,然后就跑到母亲身边,催着回旅馆。

这便是她和父亲在一起的全部记忆了。甚至父亲走的那天,她都没能陪在他身边。

她终于明白,父亲,就是手举相机的那个人,把最美丽的景色和快乐全部抓拍进去,自己却永远走不进迤俪妖娆的画面。

百味人生

生命中的『稻草人』

□ 兰若

我和哥哥私底下叫父亲 “马严肃”,他对我们从没什么好脸色,加上他四肢瘦长,像个不会笑的稻草人。所以,我们更喜欢温软如玉,眼睛弯弯嘴角上扬的母亲。

父亲在单位人缘极好, 对谁都和善, 可对我们兄妹只扮演效能督查的角色,见到我们,眼神冷冽地扫过来,我们就自觉主动地收拾起笑闹散去。

初三,我从一个乖乖女变成班上的刺头,和男生逃课踢足球,不做作业, 成绩每况愈下,妈妈流着眼泪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无动于衷。父亲有天约谈我,其实我很害怕,但故意高昂着脑袋,做出目空一切的样子。他很生气,拍着桌子问我想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眼神倔强,面无表情地看窗外。他疯了一般地叫起来:“你看你这个德性,以后上不了好的高中, 考不了好的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要指望我帮你一点点,你到街上要饭去,不要说是我女儿……”我尖利地叫了起来:“除了甩着一张脸挑毛病,你什么时候帮过我?”他扬起手,那一瞬间我腿开始哆嗦, 长这么大他还没打过我,他嘴角抽搐,手在半空颤抖,最终没有落到我的脸上,拂掉了茶台上他最喜欢的紫砂壶, 那是他去宜兴花光了兜里的钱宝一样捧回来的。

中考之前的一天, 父亲喝得酩酊大醉,跟滩烂泥一样被人抬了回来,母亲又嫌弃又心疼, 说父亲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 简直是疯了。父亲酒量不好,猛然一喝竟然娇弱地住进了医院,说是胃出血。晚上,妈妈找我聊天:“你爸爸都是为了你好。”我说:“他哪里是为我好,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就会挑我和哥哥的毛病, 我们怎样都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妈妈又说,他这次喝酒也是为了你。我冷哼一声,说:“他是嫌我丢他的人了,心情不好。”妈妈忧伤地看着我,“你爸爸请他十几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吃饭, 那个同学现在是咱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人家不高兴,说你爸爸这么多年不联系, 有事了才找上门。你爸爸脸上挂不住, 心里又怕他不给你帮忙, 所以就不顾自己的身体, 硬撑着喝了大半瓶老窖……”末了,妈妈抹抹眼泪说:“你爸爸老是怕我慈母多败儿,所以就想给你们立规矩, 其实他说的狠话哪有一次兑现过? 他恨不得把心掏给你们两个傻孩子……”

晚上接父亲出院, 他脸色灰白地坐在床边沿上, 难为情地低着头, 说:“现在网上录取管得很严,何校长没法操作,他请他们学校最好的老师周末辅导你, 还来得及不? ” 他仰脸看我,眼神里可怜巴巴。我流着泪笑着答:“当然来得及, 我可是您的女儿。”父亲眼里的忐忑变作惊喜, 我调皮地说:“我们做个交易怎样?我保证考上何校长的学校,你以后变成微笑的稻草人如何? ”

他是个稻草人,矗立在我生命中,呵护我的人生。我曾少不更事以为他当我们是偷吃的麻雀, 其实我们是他看护的麦子地,严厉的父亲,其实是充满爱的稻草人。

人间真情

寄往天国的一封信

□ 连忠照

亲爱的父亲:

我至今仍不敢相信,您真的离开了,离开了您护守一生、牵挂一生的儿子,离开这个您充满热望的世界!

我清楚地记得前年的春节前,您肩上扛着一袋面粉,手里提着一袋苹果、一袋洋芋走进家门的身影。二十多年来,自从我们搬到县城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您都会扛着自家磨的面粉,自家种的蔬菜给我们送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您为我们做的这一切。

做为儿子,我是您一生的痛。十一岁那年,急性骨髓炎让我倒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医生都说不行了,您却不肯放弃。您和奶奶哭了一天一夜,一直抱着我不肯放手,最终,用血泪换回了我的生命。随后,您一次次背着我,去各大医院检查,希望医生能发现一种可以治疗我的病的方法,结果总是失望。

后来,我结了婚,妻子也是残疾人,生活自然很困难。我们搬到县城后,您就一次次扛着自己磨的面粉蔬菜给我们送来,一次次陪着我们摆摊做生意。每当遇到别人欺负我们,您总是冲上去把我护在身后,就像母鸡保护幼仔那样。记得有一次,您说您可以活到九十岁,我知道,你是想守护我们一生一世……

但是命运是残酷的,三年前,医生诊断您患了胃癌,为了怕儿子伤心,您一直没有告诉我。您忍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像往常一样,坚持在地里忙碌。我知道,您是希望自己能够多挣一点钱,留给儿子、帮助儿子减轻以后的生活负担。

三年来,我一直在心里祈祷奇迹出现,希望您的病能够痊愈。希望您真的可以活到九十岁。可是,无情的癌细胞却一点点吞噬着您的肌体,它们侵入您全身的器官,把您的身体弄得千疮百孔。而您,是在痛苦中支撑着身体,支撑着这个家。

大年初三那天晚上,您终于像一棵耗尽了生命的大树一样倒下了,医生宣布噩耗之后,您还是冷静的。回到老家,您躺在炕上,什么都吃不下,即使吃一点东西,立刻就吐出来了,同时吐出的还有血。就这样,每当我们回去看您,您睁开眼睛, 总是说:“怎么又回来了, 你们忙你们的去……”那时,听着您的话,我们的眼泪就默默流下来,我们知道这就是您,我们的父亲,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想着的,依然是自己的孩子。

父亲,您就这样走了。当您躺在松柏枝丛中,我依然不能相信, 我宁愿认为您是太累了,像平常一样,躺下来休息。可当我亲眼看着一锹锹黄土填平了坟墓,我才知道,您真的离开了,而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我的心一下子碎了。我多想扑过去,把您从那里拉出来,可很快就被人们用轮椅抬出墓地……

父亲,您就这样走了,至今,我还不能相信,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 因为,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活着……

父亲,我要告诉您的是,您去世后,我的病终于得到彻底治疗,结束了三十多年的痛苦。希望这个消息,能够让您得到一点安慰!

父亲安息!